

序言

古人人心險惡，今人仍然如此，為何你們要得寸進尺？人心太過貪婪，我本不想動武，竟然如此，那麼我就以暴制暴，幫助上天滅絕你們這些人性墮落的人。

到頭來，我卻令到別人為我而犧牲，為何我那麼魯莽？結果那些人因我而死，神花也因我而凋謝，我真的懊悔不已。

龍女花現

光陰似箭，一晃眼就過了十六年，楊過站在斷腸崖上，如同十六年前的模樣，周圍環境沒有很大變化，但物是人非，周圍只有楊過一人。四周的風如同刀片相交一樣嗡嗡作響，楊過眼神飄忽的望向遠方，嘴裡自言自語道：「龍兒，你為什麼要騙我，十六年之約，如今已到子時，你卻還不出現，龍兒我失去了你，獨自一人苟活又有何意思呢？」說完這句話，楊過撲通一下跌倒在地，他抬頭望向深不可測的崖底，一想到小龍女可能早已喪命在崖底十六年，獨自一人孤零零的，楊過便向遠方大吼：「老天爺，你還我龍兒來！」吼完便哭了起來。

哭完一陣子之後，楊過又想起了龍兒，肯定的說：「龍兒，

我這就去陪你！」楊過說完，便立即想跳下懸崖，去另外一個世界陪小龍女。他想用僅剩的左手支撐自己起來，無意中卻摸到了當年小龍女留下的那朵龍女花，他把花拿到自己面前，心裡想不透為何十六年前的殘花如今還沒枯萎，而且花瓣顏色極之豔紅，這令楊過想起了小龍女戴上龍女花時的美姿。恍惚間，楊過向花瓣摸去，就當楊過手指觸摸到花瓣時，花瓣割破楊過手指，血液順着花瓣流入花蕊，花蕊吸收了楊過的血液，瞬間發出彩光，連楊過也為之一振，暗暗觀賞這七朵花瓣所發出的色彩——紅、橙、黃、綠、青、藍、紫。

每一朵花瓣對應着一種顏色，在這黑暗的環境中閃閃發光的圓形圖案，楊過往腳下望去，發現圓形圖案包圍著自己，裡面有太陽、月亮、樹木、星星等等各式各樣的小圖案，看着看着，突然龍女花發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使楊過昏了過去。

女子相救

當楊過醒來時，發現自己身處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內，望著周圍昏黑的環境，楊過不禁皺起了眉頭，心想這是何處？突然間楊過發現自己從黑暗中看到一絲亮光，他暗喜莫非自己找到了出口，楊過喜出望見外地向亮光方向走去。踏出山洞，明媚的陽光射進楊過眼裡，令他十分不自在，他習慣性的抬起右手遮擋陽光，隨著光線被阻擋，一絲絲餘光從指縫中穿

進楊過眼中，楊過心裡震驚道：「我右手怎麼回來了？」楊過立刻將目光轉移到右手上去，十分歡喜，再看向左手，發現左手還握著龍女花，他瞬間明白了。這一切都是龍女花的傑作。

就在楊過穿越幾分鐘前，他所在的山洞發出彩色光柱，但只有附近的人才能看到，天空被彩虹光照耀，十分虛幻，但卻美麗至極。

楊過走出山洞，望向遠方的一個古鎮，想再踏出一步去這個目的地了解情況，但他體力透支，他從一天前就沒吃東西，而且穿越時精神也被消耗一空，一下子楊過暈了過去。

一股溫暖的感覺在楊過的嘴唇降臨，此時楊過意識裡只有黑暗，但因為這股溫暖的溫度，令楊過以為是龍兒與自己親吻，他下意識的伸出舌頭，那股溫暖的物體在碰到楊過的舌頭時，立即消失，而楊過這時臉上卻多了一個紅彤彤的巴掌印。

「色狼，我好意救你，你卻來輕薄我。」一名女子大叫，原來在十分鐘前她在附近採集草藥，忽然看到臨近山洞那邊發出七色彩光，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向七色彩光方向走去，結果走近一看，看見一名身穿夾黑色粗布上衣，腿穿灰色長布褲，腳穿草鞋，穿著打扮跟古代一模一樣，而且長髮披肩，從遠處望過去，就像一名女子，但走去一看只見一個俊俏的臉蛋，

鋒芒的顴骨，樣子十分英俊的二十出頭的小伙子。只見他昏迷不醒，女子嘗試探其氣息，發現此人還活著，但不管怎麼呼叫都沒有反應。出身於醫藥世家的她只要看見病人，就不會棄之不理，她一時管不上男女有別，毅然然而然做起人工呼吸。

初見柳穎

此時楊過腦海中聽到這股聲音，跟龍兒聲音無異，立刻睜開雙眼，他一睜開雙眼，發現面前女子的模樣跟龍兒無異，便以為是龍兒，心中大喜，立刻起身抱住女子，大喊：「龍兒，龍兒我終於找到你了，我終於找到你了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！」

少女本來被輕薄就有點憤怒，眼下他竟然抱住自己，心裡頓時怒火中燒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被眼前這名男子抱著，心中竟然有一絲熟悉的感覺，而且這名男子身上的氣息也讓女子感到舒服無比，她腦子裡一下子空白，聽到楊過的話後，她立刻清醒過來，推開楊過，滿臉怒色的說：「我不是什麼龍兒，你這流氓，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！」

聽到這句話後，楊過炯炯有神的眼光瞬間淡了下去，然後自己苦笑了一下，淡淡說道：「你並不是龍兒，她與我心意相通，可你卻只是樣貌上相似，不好意思。」

那種苦澀的笑容令女女微微震動了一下，對他那充滿思念的苦笑感到可憐，少女立刻歉悔的說道：「沒關係，我太魯莽了，對不起！我叫柳穎，並不是你所說的龍兒，柳是楊柳的柳，穎是新穎的穎。來自麗江小鎮。對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來自哪裡？」

楊過聽到柳穎的名字，心中震驚，楊柳楊柳，難道她真的不是龍兒嗎？楊過恍惚了一下，然後回答道：「我姓楊，名過；來自宋朝，四海為家，如今定居襄陽城。」

楊過說完這句話，還沒來得及喘氣，耳邊便傳來一陣笑聲，原來柳穎聽到楊過自我介紹，立刻大笑起來，笑著說：「什麼？宋朝？怎麼可能呢？現在都一九九四年了，你怎麼可能來自宋朝，你怎麼分不清時間？」

楊過聽到這句話，心裡立刻震驚起來，難道我穿越未來了？難道上天能讓我和龍兒相聚了嗎？楊過望著面前的柳穎，看著她樸素的穿扮，但仍然掩飾不了她仙子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，跟龍兒沒有半點差別，楊過想到可能她失去記憶，不如自己先跟著柳穎，再見機行事吧。他立即對著柳穎說：「我沒騙你，我真的來自宋朝，這裡我人生地不熟，我能否先寄宿於你家？」

柳穎爽快的答應了楊過，自從救了楊過後，她也會帶楊

過回自己已經支撐半年的醫館裡護理，因為她怕楊過再次昏迷不醒，她不容許自己棄之而去，她認為每一條人命都十分寶貴。當下她答應了楊過，並笑著說要楊過證明自己是來自宋朝。

麗江小鎮

兩人順著陡峻的山路走向麗江小鎮，兩人在路上有說有笑。當楊過談起自己的往事時，那種蒙古攻打宋朝的實況仿佛呈現眼前，而且柳穎也讀過一點兒史書，她聽著聽著，仿佛書上的描述還沒有楊過講得精彩動人。當楊過講述自己和龍兒發生的事時，令柳穎十分感動，心裡對楊過剛才抱她的憤怒煙消雲散，還承諾幫他找到龍兒。

到了中午，兩人走到麗江小鎮城門，麗江小鎮仍然保存着清朝至今的城門構造。楊過看到城門大開，也沒有守衛駐守，不禁提問：「為何城門大開，不怕敵人來襲嗎？這朝代君主也太不會治國了吧。」只聽柳穎笑著回應：「楊大哥，這時代已經沒有君王統治了，君主已被人民推翻，現在是民主時代了。走吧，我帶你去看看現代的事物吧！」

兩人相繼走進麗江小鎮，走進小鎮，迎面而來的便是各種新穎的物品，令楊過十分好奇，但又不解，心中疑惑著這裡的女子為何穿著暴露，露肩短褲，男子為何全部短髮，身體髮

膚，受之父母，怎能隨便剪髮呢？為何這裡的屋子只是形狀跟宋朝略有不同，但屋內物品卻是自己從未見過的，種種疑問令楊過迷失。突然他想到，是龍女花帶我來到這個時代，龍女花呢？他抬起自己的左手，發現龍女花靜靜的被自己握住，但卻沒有什麼反應，他只好把花放入口袋，日後再慢慢研究。

這時柳穎對楊過說：「你現在的裝扮太過引人注目了，這樣吧，我身上的錢只夠你剪頭髮，衣服的話，你穿我過世爹爹的衣服吧。」柳穎說完這句話，眼神中閃過一絲不為人知的悲傷。楊過聽完這句話，發現自己被四周的眼光注意著，走起來也不那麼舒坦，而且入鄉隨俗，他便答應了柳穎的請求。一想到用了柳穎的錢，楊過心中暗自許下承諾，要賺錢報答柳穎。這下他一看到一張招聘搬運工作的紙，立刻撕了下來，過程只用了兩秒，連柳穎也不知道。

半個時辰過去，天空開始泛起黃昏斑斕的色彩，這時候楊過從一間破爛鐵皮屋走了出來，一時吸引到很多人的目光。不得不說，楊過從長髮變成短髮，增添了更多的男性魅力，而且五官端正，眼神中帶著自信，雖然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寸頭髮型，但到了楊過身上，也是不同凡響的。就連柳穎也忍不住偷望數次。

嬉戲人間

柳穎帶著楊過回到她支撐半年之久的醫館，楊過看著眼前陳舊的建築，大門上掛著一個大大招牌——百草堂。因為父親逝世，百草堂沒有了支撐，而且柳穎幫助病人看病，都不收藥錢，所以日子下來了，百草堂便越來越衰落了，柳穎只能帶著草簍上山採藥。

走進百草堂，裡面的物品雖然陳舊，但卻被柳穎護理得十分乾淨。柳穎給楊過斟了杯熱水，楊過從古代穿越到現代，兩天米粒未進，肚子不禁發出了咕嚕咕嚕的聲音，楊過立刻喝下熱水，這才舒緩了一下子。柳穎聽到楊過肚子發出的聲音，想起了他至今未吃，現在將近傍晚，自己身上卻沒有錢。平時自己靠喝水度過，如今楊過沒飯吃，柳穎不禁皺起了眉頭。但這發愁模樣被楊過看到，便提議：「柳姑娘餓嗎？不如我們去抓田雞吧，現在是炎夏傍晚，水塘附近一定有很多田雞。」

柳穎聽到楊過的提議，燃眉之急終於解決，臉上的眉毛才舒坦下來。她帶著楊過走向水塘方向。到了水塘附近的一片草地，楊過看到那裡綠草如茵，嘴角上揚大叫：「柳穎，快看，這裡臨近水塘，一定有很多田雞，你今晚有口福了。」楊過說了這句話後，看到遠處草間跳出一隻田雞，便立刻興奮的拖起柳穎的手向那裡跑去，楊過雖是無意，但柳穎卻被這個舉動弄

得不知所措，只好跟去抓田雞。

夕陽即將西下，但這片草地因他們的到來增添了不少生氣。過了一會兒，一對邈邈的男女從草地走了出來，他們同時看向夕陽，不經意間嘴角上揚，手上起碼抓到了十多隻田雞，彷彿這裡是他們的世外桃源。

楊過找了一塊空地，找了幾把柴火，爛熟的夾起一個火架，柳穎從口袋中掏出打火機，咔嚓一下，火焰如同餓狼撲食般撲了出來，把楊過嚇了一跳。之後楊過把田雞烤熟，大力撕給柳穎。正當楊過傳遞田雞腿給柳穎時，觸碰到柳穎順滑的手背，又令他想到剛才田野裡的嬉戲吵鬧，那種和龍兒的感覺又回來了。楊過望著眼前跟龍兒一模一樣的女子，心裡認定她就是龍兒，只是記憶還沒有恢復，我要等到龍兒恢復記憶，到時相聚肯定十分幸福。

當柳穎正在吃著美味的田雞腿時，抬頭一看，發現楊過正在癡癡的看著自己，不禁臉上一紅，想起了和他在草地裡的嬉鬧，從小到大對柳穎那麼好的除了她父親，楊過是第二個。她內心掀起一陣波動，但隨之又平靜了下來，心裡想到楊大哥內心只有龍兒一人，自己不能胡思亂想，立刻打斷思緒，對楊過說：「田雞腿真好，我吃了你烤的田雞，那麼我就幫你找回龍兒姐姐。」楊過聽完這句話，心裡莫名感動，他內心暗想：「傻

姑娘，你不就是我的龍兒嗎？放心，我一定會幫你恢復記憶的。」楊過想完，便向柳穎微微點頭。

天降惡人

天色漸晚，楊過和柳穎回到百草堂，這時兩個人都有了倦意，但百草堂只有一張床鋪，本來柳穎想讓楊過睡在床上，自己睡在地上，但被楊過一口拒絕。楊過睡在地上，望著上面床邊，聽着柳穎平坦的呼吸聲，楊過感覺自己又好像回到古墓和龍兒一起住的日子，再想起早上和柳穎的親吻，楊過生平第一次幸福的睡著。

到了第二天，遠處的東方天空泛起魚肚白，太陽開始微微上升，楊過和柳穎睡得正香，突然幾聲巨響，「啪、啪、啪。」的聲音打散了他們的美夢，柳穎和楊過立刻醒來。他們兩人立刻走向大門，看着木門因拍門而微微搖晃。楊過打開大門，只見外面三個年輕男子，中間那名男子穿著華麗，脖子還戴着一條顯眼的金鏈，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富貴人家的子弟一樣，其餘兩個穿著簡樸，看上去似乎是這名大少爺的隨從。

見大門打開，男子第一眼看到楊過，便囂張的大叫：「百草堂一年前在我王家買下藥材，簽下五百塊借據，但柳大夫卻在半年前死去，我王家本以為這筆錢消失殆盡，便丟了借據在

庫房，還好我聰明找到了借據，如今連本帶利兩千塊。說話這人便是王家長子王巫力，他從小受盡寵溺，長大後無所事事，在麗江小鎮上到處欺負弱小，因此也被人稱為「王無禮」。他只要看到有利益的事情便立刻撲上去，為達目的，不擇手段。這不就是昨天把家裡給的零用錢花光，昨夜便偷偷跑進王家庫房想偷取名貴的東西，柳穎父親的借據這時也就被他看到了。他心裡暗喜，這下子又有錢可花了，不敲詐一筆巨額，自己絕不罷休。

楊過聽完王巫力的話後，便立刻大力關上大門，門外三人看到關上了門，敲打聲便立刻頻繁了起來，這時門外也傳來一句「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，再不還錢我就報警，我在警局可是有關係的。」楊過對著柳穎說：「別怕，這些人只是敲詐錢財的，不用理會他們。柳穎聽到外面的話，心裡想起父親臨死前好像說有欠債什麼的，但由於自己當時失去父親，心裡痛苦萬分，便忘記這件事。當下急忙的跟楊過說：「楊大哥，怎樣辦？我父親好像真的欠他們錢，可是這半年來，來我這兒看病的都是窮人。我沒有收他們一分錢，百草堂也就支撐不下去了。我每天都去採藥，才能救活病人，如今身上沒有半分錢，這可怎麼辦啊？」柳穎身上發出冷汗。

楊過聽完心裡十分苦惱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但半年來利息也太多了吧，看著柳穎緊張的樣子，楊過對柳穎承諾：「柳

穎放心，我這個月去工作，一定能幫你還錢的。」柳穎聽完這句話，心中對楊過感激萬分，但卻不知道該不該答應，因為她不想連累楊過。楊過看着柳穎臉上的難色，便向柳穎說道：「沒事的，柳穎我可以的，相信我，要不是你，我早死於山裡了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便打開大門，對著王巫力說道：「我現在沒有錢，能否下個月還錢，能否寬容一下？」

王巫力聽到這句話，心裡不禁暗喜，看來這借據有用，立刻便囂張的說：「現在不還錢，就立刻拆了你家百草堂。」柳穎聽到這句話立刻跑了出來，臉色慌張的說：「這是我爹留下來的醫館，不能拆，不能拆，求求你不要拆。」王巫力看到貌若天仙的柳穎，喉嚨裡吞嚥了一下，立刻色眯眯的看著柳穎，巴不得立刻和柳穎共赴巫山，楊過看着王巫力鬼迷心竅的樣子，早已握緊拳頭，心裡盤算著要如何出手。這時王巫力虛偽的說：「看在姑娘的份上，錢可以一個月後歸還，要不然姑娘你就要跟我回家當老婆。」

楊過聽完這句話，心裡怒火中燒，臉上滿是怒色，但王巫力他們卻沒留意，眼神在柳穎身上從沒換過。柳穎看著楊過臉上怒色，立刻拖住楊過的手，這時一股清涼的感覺從手上傳來，楊過才清醒過來。楊過立刻怒斥王巫力：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放心，一個月後兩千塊一定奉上，好走不送！」一下子大力的關上木門。柳穎擔心的看著楊過，對著楊過說：「都是我不

好，連累了楊大哥，楊大哥你走吧！」楊過著對柳穎說：「沒事，我可以解決的。」

替天行道

二十九天後，楊過歡喜的拿著他在現代的第一份工作——搬運工人的工資走回百草堂。「柳穎，這是一千八百塊，你先收好，剩下的兩百塊我明天一定想辦法搞定。」柳穎看著日益消瘦的楊過，心中百感交雜。她自己也明白了，她對楊過有了愛慕之情，這將近一個月她四處尋找龍兒姐姐，但如同大海撈針，永遠找不到，心裡也為楊過感到十分難過，而自己對楊過的情只能深藏心中。

第二天凌晨寅時，柳穎起來喝水，卻發現楊過不知去處，心裡擔心起楊過，她便立刻坐着，深怕楊過回來她不知道。過了一會兒，從外面傳來一陣陣敲門聲，柳穎大喜，以為是楊過回來了，便急忙去開門。但門一開，卻發現門外是王巫力等人，心中失望至極。

看見柳穎，王巫力再次以色眯眯的眼神看著柳穎，仿佛從今天起，柳穎就是他的老婆。王巫力奸笑著說：「姑娘，如今已一個月了，錢財是否湊齊？否則你就要跟我回家了。」柳穎立刻從身上掏出一千八百塊，對着王巫力說：「大哥，請稍等一

下，還欠兩百塊。」王巫力聽到不禁暗爽，這下子他就能光明正大娶得美人歸了。他果斷說道：「欠兩百塊就是欠錢，姑娘請。」

「慢著，這是兩百塊，拿去。」不遠處傳來一句微弱的聲音。只見楊過走來，臉色蒼白，好像隨時就要倒了下去。原來楊過半夜跑去賣血，可是正常賣血一百毫升才一百塊，他只好賣掉兩百毫升的血液，才換來這兩百塊。這時他十分虛弱，把錢給了王巫力後，便倒了下去。

王巫力看見楊過倒下，自己早在一個月前已計畫強娶柳穎，立刻大喜說道：「今天不管如何，這位女子就是我的老婆了。」說完仰天大笑。柳穎看著楊過倒了下去，心裡十分傷心，立刻想去扶著楊過，看著楊過蒼白的嘴唇，柳穎哭了起來，但不管她怎麼哭，楊過都不搭理他，仿佛陷入昏迷。這時柳穎看到了楊過口袋裡的花發出彩光，便伸手去摸。就當柳穎摸到花朵時，古代的記憶便湧上心頭，立刻想起自己的靈魂也因龍女花穿越到現代，進入了自己未來投胎的柳穎。柳穎想到龍兒對楊過的愛，自己藏於心底的愛意便瘋狂蔓延，她對楊過大喊：「過兒，過兒，我是龍兒呀，你快醒來，我的記憶恢復了。」這時龍女花飄了出來，一片花瓣脫落，滑入楊過嘴裡，楊過瞬間恢復精神，立刻醒了過來，他昏迷中也聽到了柳穎的話。一醒來便和柳穎深情對視。

王巫力看著，心便妒忌了起來，立刻吩咐手下要打死楊過。他口袋中也藏了一把手槍，顯然他今天有備而來。楊過看到兩個手下向自己靠近，臉上全是兇狠之情，楊過便先發制人，立刻彈起，一招一陽指將兩人定在原地。王巫力看著楊過大顯神威，心中不禁害怕了起來。突然楊過向他看去，王巫力立刻跪在地上，大聲的對著楊過求饒。楊過不理求饒，一拳打向王巫力的丹田之處，王巫力口吐鮮血。他想到自己即將死亡，自己得不到的女人，別人也休想得到，他用僅存的力氣拿起手槍對準柳穎，轟的一聲，楊過看在眼裡，想到這個武器會傷害到柳穎，他便立刻轉身撲向她，助她抵擋這不知名的武器。

回到古代

楊過做到了，他幫柳穎抵擋了這枚子彈，子彈打在楊過背部，他的背部流出很多血液。柳穎大叫：「過兒，過兒！」但楊過聽著柳穎的聲音，昏倒了過去。這時他們身邊的龍女花發出六色光，把楊過和小龍女帶回斷腸崖。回到宋代，柳穎悲痛的看著楊過，不管她怎麼叫，楊過還是毫無生氣。這時龍女花發出聲音：「我本想讓楊過穿越和你相聚，沒想到他卻魯莽行事，想殺王巫力，才使王巫力產生報復之心，假如楊過擊暈他，後果完全不同，以武犯禁，後果只會傷害自己。我將會救醒楊過，但這是逆天而行，我自己也會凋謝，希望柳姑娘你可以傳遞我的訊息給楊過，讓他以後三思而後行，以德服人。」說完，

龍女花發出紅光，這束光射入楊過身體，楊過膚色逐漸紅潤起來，但龍女花卻凋謝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楊過醒來，他在昏迷中也聽到了龍女花的話，他立刻哭了起來，他十分懊悔自己的魯莽行事，如龍女花所說，假如自己擊暈王巫力，也不會導致神花死亡，令別人為自己而犧牲。楊過握著柳穎雙手，大聲向天邊大喊：「神花，我以後再也不會魯莽行事，以武犯禁了，我會依從你的心願以德服人。」

楊過說完這句話，就和柳穎相擁，之後他們二人走遍江湖，江湖大小事都被一對名叫神鷗俠侶的夫婦解決，但卻未使用武力，而鬧事雙方於事後都能和睦相處，神鷗俠侶這一美名在江湖上長存百世！

生離死別

自華山與郭靖等人一別，楊過與小龍女帶着神鵑，漫遊世間。他們所到之處，必定行俠仗義，因而被世人恭稱為“神鵑俠侶”。楊過以為從此與小龍女過上幸福的生活，豈料天意弄人！大約兩年後，小龍女印堂漸漸發黑。原來是身內冰魄銀針的毒並未真正去除，斷腸崖下的白魚和玉蜂漿只有壓抑毒素之用。不久，小龍女在海邊養傷時，香消玉殞。楊過傷心之極，心如刀割，只覺生無可戀。他只願與小龍女生死相隨。於是，楊過抱着小龍女的屍體，一步步走向茫茫大海，海水逐漸將他們淹沒。楊過緊緊抱着小龍女，但突如其來的急流以蠻力硬生生地把他們分開。楊過在激流中不能自主，肺內空氣漸少，死寂的雙眼望着遠去的小龍女，緩緩合上，身體無力地隨着激流漂蕩……

墓中奇遇

在海邊一座隱藏在岩石裡的墓中，一名身穿粉紅襯衫，手持長棍，眉清目秀，相貌俊美的男子，撒開長腿，在漆黑複雜的墓道中左穿右插，竭力奔跑，背後數位持槍大漢緊追不放。此人就是盜墓世家解家現任當家，京城名旦——解語花。突然，

解語花身後傳來子彈破空而出之聲，腳前一塊青磚應聲碎裂。他立即向右一閃，撞上了墓壁。此處竟有一扇機關門。解語花不慎撞入門內，沿着一條斜道翻滾而下。機關門隨即鎖上，隔開了解語花與那些大漢。

解語花順斜道而下，於末端借力一翻，穩穩地落在泥地上。他打開手電筒，環視四周，是一個巨大的山洞，洞中有一湖，頗有蕭瑟之感。燈光掠過，解語花銳利的目光發現了一團灰色人形之物。他湊近一看，是一位穿着寬袍灰衣的長髮男子，劍眉橫臥於面上，確是一位俊男子！解語花伸指往頸側一探，還有脈搏，便將他拉上岸，意外發現男子沒有右臂。解語花沒有多想，側過男子的頭，往他胸前着力一按。男子口中吐出水，悠悠醒轉，睜着矇矓的雙眼，借助微弱的燈光，望着身旁身穿粉紅的古怪衣衫的人，問道：“你是誰？”解語花嘴角一揚，反問男子：“面對救命恩人，不自報姓名，還反問我？”頓了頓，又道：“我叫解語花。”男子一愣：“我……我姓楊名過。但是，我不需要你救！我的妻子死了，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！”語畢，兩行清淚緩緩流下。原來此人正是楊過。解語花緩緩站起，走向湖邊：“你這般長情，實屬難得。但楊大哥你有否想過，如果你的妻子是真心愛你，那麼她一定不想你隨她而去。我也想聽聽你們的故事”。楊過心中一緊，淒然地述說與小龍女的故事。解語花靜靜地聽着，仔細地望着四周環境。末了，便感歎有情人分離之苦。楊過見此人可憐自己，心中增添了親近之情。解

語花也向楊過介紹了自己和他們現時的狀況，並勸楊過不可自尋短見，鼓勵他活下去。但是解語花的目光始終不離不遠的角落。

許久，解語花走回楊過身邊：“楊大哥，那邊看似有個洞口可以出去。咱們走吧。”楊過緩緩站起身，心中也認同解語花的話，便點了點頭。兩人進入洞口，沿着九曲十折的窄道前進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眼前一片光明。再往前走，兩人走出窄道，佇立一塊岩石上。明媚的陽光刺激着他們的眼睛，楊過不支暈倒。解語花則瞟了他一眼，從褲袋掏出手機，聯絡部屬……

新生

楊過不知暈倒了多久，卻做了一個痛苦的夢。他夢到了小龍女死時的情景：小龍女面帶微笑，幸福地依偎在楊過懷中，雙目緩緩合上，安靜地沉睡。楊過焦急地在她耳邊呼喚：“龍兒，龍兒！”但佳人不醒，楊過心中悲痛難抒，大叫一聲：“龍兒——。”楊過從夢中驚醒，雙目瞪大。他喘了兩口氣，回過神來，詫異地看着四周陌生的一切。潔白的牆身，牆上嵌裝着一扇扇透明的窗，身旁一條鐵支掛着一個倒置的瓶子，一條細管由瓶子通向自己手背……“我究竟在哪裡？哎呀，頭好痛……龍兒，我的龍兒呢？”楊過正努力回想。忽然，房門被打開了，一抹粉色身影飄入房中。解語花見楊過

已蘇醒，便走上前，一抹笑意掛在臉上：“楊大哥，你醒了？這兒是醫院。你只是有點兒脫水，並無大礙，好好休息吧！”楊過微微頷首：“多謝解兄弟的照顧。只是楊某無以為報……”“不必相報！你這樣便是看不起我解語花。”解語花頓了頓，拉來一張椅子坐下。“楊大哥，我派人去查你的事，一無所獲。你老實告訴我，你是哪國的人？”楊過正色道：“自是大宋子民。”“大宋？怪不得查不到任何消息。”解語花暗想。他隨即又道：“楊大哥，宋朝都滅亡一千多年了。我想，你是從宋朝穿越到了現代？”楊過一臉疑惑：“宋亡？穿越？”解語花拍了拍楊過的肩：“既然來了，就試着在這兒生活吧……噢，對了！我聽你自述時，你的身手貌似不錯，而且你體格健壯，不如來當我的保鏢吧。我在道上混了這麼久，一直缺位保鏢。你放心，雖說我出身於盜墓世家，但現在一般不去盜墓了，只是買賣古董……”楊過聽他言辭誠懇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答應這個請求。解語花喜形於色，衝着門口喚了一句：“齊墨。”一名男子一身黑西裝，恭恭敬敬地步入房中。解語花熱情地介紹：“楊大哥，他是齊墨，我的心腹。以後就由他教你在現代生活啦！”

楊過學習速率高，只需半年就完全適應新生活，還當上了解語花的頭號心腹。雖然生活忙碌，但楊過心裡總是空蕩蕩的，他日思暮想的那個人，此刻在何處呢？

遇見•議親

初秋，夏日的酷熱仍未完全散去，人們還不時受到炎日的煎熬。

一天，北京城內一所豪華公寓中，解語花起得很早，在衣帽間一件又一件地認真搭配衣服。楊過叩門而入，本欲詢問行程。一進門，懷中就被解語花塞了一套銀白西裝。解語花一臉興奮，臉上泛起了紅暈，宛如兩朵綻放的花兒，嘴裡還不停催促：“楊大哥，快去，快去換衣服。今天要去拜訪一位重要的朋友呢！”楊過看着這個已經樂翻天的孩子，微微笑了笑，便去換衣服了。

二人換好了衣服，一出門，英氣勃發的氣場吸引了眾多路人注視。解語花一身藍衣，外套和褲子上綉有雲樣圖案，深淺不一的藍色點綴着浮雲，予人一種儒雅、沉穩而又風度飄逸之感。楊過則身穿火紅襯衫，外套銀白西裝，氣宇軒昂又增添了一股風流之感。二人去取車的路上，已經掠取了眾多女性的芳心。

車子在路上左彎右拐，最終停在了一座氣派非凡的飯店——新月飯店的門前。解語花和楊過下車後，一位頭上黑白參差，身穿淺色褐黃龍紋唐裝的中年男人匆匆出來迎接：

“哎喲，解小九爺這麼早就到了。真是有失遠迎。”解語花便與這個男人寒暄一番，又向楊過介紹：“楊大哥，這位是龍叔龍貫天，是我在梨園結識的好朋友。”楊過便跟龍貫天相互問候。

三人齊行，穿過大大小小，各種風情的飯店、包廂，來到一座湖中亭，四面環湖，翠綠的湖水平靜如鏡，使人心懷舒暢。亭中一名少女身穿牙白輕紗連衣裙，倚坐於亭中圍欄，側着頭，靜靜地看書。微風拂過，烏黑長發飄然輕舞。雪白的面容毫無情緒沾染，清麗之色仿如可使魚沉雁落，花羞月閉。楊過呆呆地凝視這位少女，樣貌與他日夜思念的人幾乎一模一樣。他心中激動，如滔滔江水在上下翻騰。眼波之中蘊藏着無限深情，嘴唇微啟，輕輕地吐出二字：“龍兒。”

少女似是聽到了楊過的呼喚，回過頭來，見到三人，微微一笑，薄唇輕啟：“爸。語花哥哥。”聲音宛如清脆的鈴聲，煞是動聽。龍貫天看到楊過面對自己的女兒神色有異，臉色微微一沉，隨即又笑容滿面地替楊過引見：“楊爺，她是小女千薇。”楊過回過神，支支吾吾地說：“哦……哦，原來是龍小姐。”眾人見過後，坐下用餐。

席間，楊過心不在焉，不禁癡癡地注視着眼前這個跟小龍女如此相似之人。龍貫天因而臉色一黑，少許含怒的雙目

也盯着楊過。頓時，亭內氣氛有些沉重。

許久，龍貫天望向解語花，緩緩說道：“解少爺，今日請你前來，是想商議一事。”解語花放下筷子：“請說。”“解少爺知我有一戲團，是我畢生心血。但我膝下只有千薇一個女兒，她又對戲曲不感興趣。戲團無人繼承。於是，我想將千薇嫁給你，解龍聯姻，將戲團託付於你。此事千薇已經答應……”“什麼！聯姻？”楊過與解語花均一楞。解語花心中盤算：龍家的戲團在行內頗有盛名。這筆生意確是對解家有利。解語花答應了親事，並定下半個月後舉辦訂親宴。龍千薇坐在一旁，靜靜地聽着兩人的對話，不苟言笑。楊過仍是癡癡地望着龍千薇，眉眼間卻是一片悲淒。

酒席已散，楊過六神無主地跟着解語花回到家中。楊過攔住正步入房中的解語花，雙目無神，淒然地問：“語花，你真的要娶龍小姐？”解語花無奈地望着楊過：“沒辦法，為了兩家利益，我要娶她。”“她真的很像我的龍兒，真的很像。無論是相貌，還是行為舉止……不，她就是我的龍兒！你告訴我，她是我的龍兒，你不會娶她的，你不可以娶她！”“砰！”地一聲，楊過一拳打在牆上，瘋了一般說道。淚水奪眶而出，一滴滴苦澀的淚珠滑過面頰。楊過雙腿一軟，倚牆滑下，坐在地上，如孩童一般嚶嚶而哭。解語花慢慢蹲下，拍了拍楊過的肩：“楊大哥，千薇不是楊大嫂。楊大嫂已經

死了。況且，我和千薇只會是有名無實的夫妻。你何必傷心欲絕呢？”楊過仿如不聞，仍是抱頭痛哭。

相處•訂親宴

楊過自知無法破壞解龍兩家的親事，本欲離開，但自覺未報解語花的救命之恩，仍抱着一顆悲傷的心，留下工作。

今天晚上，名旦解語花要演<霸王別姬>，北京城內掀起一片熱潮。龍千薇也是座上客。楊過被吩咐相伴在龍千薇身邊照顧。

夜深，一輪明月高掛於漆黑的天空。戲院人潮漸散。解語花在後台忙於打點，就請楊過送龍千薇回家。

夜幕低垂，楊過與龍千薇慢慢走在人行道上，昏黃的燈光映在兩人身上。楊過眉頭深鎖，靜靜地斜睨着龍千薇的臉龐，目光中溫柔如水，又似有千般不捨，在燈光的映襯下，顯得無比淒涼。兩人默默並肩而行。龍千薇微微一抬頭，見到楊過怔怔地望着自己，便問：“楊先生，我臉上是不是沾上了髒東西？”楊過淒然一笑：“沒有。只是龍小姐與我已去世的妻子不論外貌、性格和言行，都十分相似，便忍不住看着你，懷想故人。”“你一定很愛你的妻子。”龍千薇嘴角微揚，淡然一笑。涼風輕

拂，頗有涼意，龍千薇只穿着一條單薄的連衣裙，不由得抖了抖。楊過一見，便脫下西裝外套，輕輕披在龍千薇身上。龍千薇微笑致謝。楊過一見她這般神情，又想起了小龍女，心中一陣苦楚，絞痛難解。他多麼希望眼前人就是他深愛的龍兒！

一路無話，最終到了龍家，兩人淡然地相互別過。

時光飛逝，已到訂親宴舉辦之日。解家包下整座新月飯店，客人如流水般湧來。楊過強忍心中悵然之感，強顏歡笑，陪伴兩位準新人出席宴會。

今天，兩位準新人悉心打扮。解語花一身粉紅西裝，劉海微斜，一雙鳳目炯炯有神，顯得年輕而有活力；龍千薇一襲淡紅長裙，面上化了淡妝，秀髮散披肩上，顯得清美動人。兩人挽手而立，縷縷海棠幽香環繞他們。兩人就是一對佳人。

這對準新人忙於應酬。楊過便退到一旁，獨自飲悶酒，但目光仍是不離龍千薇。宴會安然進行……

突然，角落裡一群黑衣人持槍而出，鳴槍示警。當中的頭目朗聲說道：“解語花，我兄弟跟你去盜墓，一去不返。我要你血債血償！”解語花無奈一笑：“那是他們沒本事，誤中墓裡機關，活不下來。”眾賓客早已被嚇破了膽，慌忙逃走。楊過等數名保

鏢護送解語花和龍千薇離開。但可惜寡不敵眾，黑衣人緊追解語花不放。解語花拉着龍千薇，與楊過四處奔躲，卻被迫入一條死胡同。三人被迫停下。楊過與解語花一咬牙，上前與黑衣人搏鬥。頓時，胡同染上了點點鮮血。激鬥之中，一名槍手槍指龍千薇，冷不防地放出一槍。楊過一瞥，心中一急，來不及細想奔向龍千薇，將她撲倒，背上硬吃一槍。胡同口，齊墨帶領一隊人馬前來相救。不久，黑衣人全被打傷，落荒而逃。楊過倒在龍千薇懷中，鮮紅腥甜的血液從傷口湧出，染紅了兩人的衣服，仿如一朵朵盛開的紅花。龍千薇木然地望着楊過，嚇呆了，映入眼簾的只有一片鮮紅。楊過伸出左手，撫摸她的臉，氣若游絲，雙眼含淚，喃喃說道：“龍兒，龍兒.....你沒有受傷，實在是太好了.....”解語花皺着眉撥通電話，喚來一輛救護車.....

返魂香•私會

楊過被匆匆送入手術室。解語花在手術室門前焦急地來回踱步。龍千薇一身血衣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。楊過的身影在她腦中徘徊，溫柔而深情的眼神亦仿如在眼前，揮之不去。許久，她定了定心神，抬起頭，輕聲一問：“語花哥哥，你說為什麼楊先生要這般護着我？值得嗎？解語花幽幽地歎了一口氣：“對於他來說，值得！在他心裡，你就是他日思暮想的妻子，保護你，理所當然。”龍千薇面上掛着一絲苦笑：“他真的很愛她的妻子.....能與他相遇，我真是幸運。獨自一人時，我也曾想過，我

既然與楊大嫂相似，仿如同一人，那麼我會不會是他妻子的轉世呢？應該不可能吧。”語畢，一滴清淚沿臉龐滑過，龍千薇一驚：“怎麼會……怎麼會哭了？”解語花走了過去，坐在她身邊，輕撫她的頭：“傻孩子，有些事情不去試，怎麼知道是不可能的呢？”龍千薇詫異地看着解語花。解語花堅定地看着她雙眼：“我家有一寶物，叫返魂香，聽說可以喚起人前世的記憶。要不，咱們試試。”龍千薇點了點頭，答應了。

解語花吩咐手下照料楊過，隨即帶着龍千薇前往解家大院。這是一座碩大廣闊的庭院，木質的裝飾，頗有古典之風。兩人左彎右拐，來到一處鐵門前。此處就是倉庫。解語花打開鎖，推門而入，室內竟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，所有物品整齊排列，角落點着一盞小燈。兩人緩步入內。解語花捧出一個碧玉製成的玉爐：“這就是返魂香。點燃後，你需留在這裡七天。”龍千薇緩緩點頭。解語花在門後一摸，摸出一個火摺子，點燃玉爐中的香料，置於地上，一陣陣幽香隨青煙而出。解語花立即拉門而出。龍千薇緩緩坐於地上，聞着香氣，眼簾漸漸合上，頭依在牆上，昏昏沉沉地進入了夢鄉。

解語花馬不停蹄地趕回醫院，楊過的手術已順利完成。解語花長呼一口氣，緊繃的神經放鬆了，楊過在醫院休養數日，就被解語花帶到一處海邊度假屋養傷。

七日之期已至，龍千薇悠悠醒來，眼波粼粼，既有歡喜，又有哀傷之意。一顆清淚滴下：“過兒……過兒，我想起我是誰了。”

解語花立即派人將已醒來的龍千薇接了過去。

清晨，毫無睏意的楊過走到海邊沙灘上漫步。聽着海浪拍岸之聲，楊過又想起小龍女死後，他們一起投海之事，心有感觸，思念小龍女之哀情一再加深，心中一片苦悶。“過兒。”身後傳來一聲熟悉的呼喚，楊過回頭一望，來者正是龍千薇。她穿着一條月白色的簡樸連衣裙，海風撥弄着她的秀髮與裙襬。楊過怔怔地看着她。龍千薇情深款款地看着楊過，緩緩走到他的身邊，伸出手，撫上楊過臉頰，輕聲一喚：“過兒。”楊過一臉詫異：“龍小……”“喚我龍兒。過兒，我已找回前世的記憶了。記憶之中，你常喚我作龍兒，這名字也是你改的，不是嗎？”龍千薇莞爾一笑。楊過心中好似翻起千層浪，激烈澎湃的愛戀之情破堤而出。楊過左手一擁龍千薇的纖腰，將她拉近自己，狠狠地吻上小龍女額頭。兩人緊緊相擁，楊過在龍千薇的耳邊帶着哭腔地低喃：“龍兒，龍兒，真的是你嗎？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！”龍千薇輕輕撫着楊過的頭，嫣然一笑，把頭埋在楊過的懷裡：“傻孩子，我回來了，還哭什麼呢！都長得這麼高大了，還哭哭鬧鬧的，就像個孩子。”“龍兒，你再也不離開我了，是嗎？”“嗯。再也不走了。”兩人相擁，佇立狹長的沙灘上，以擁抱傳

達着熱烈的愛戀之情。任憑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爛，再沒有任何
人，沒有任何力量，能將他們的愛戀斬斷。

隱居

楊過與龍千薇十指緊扣，眉目傳情，緩緩地走回解家的度假屋。解語花正臥在真皮沙發上，手持手機，全神貫注地玩俄羅斯方塊。楊過輕聲一喚：“語花。”解語花回過神來，坐起身，恭恭敬敬地：“楊大哥好，楊大嫂好——”龍千薇一聽，雪白的臉微微一紅，猶如抹上一層薄薄的胭脂，嬌美動人。楊過與解語花相視一笑。楊過便把龍千薇擁入懷中，幸福地笑了。

楊過與龍千薇並肩坐下。解語花望着兩人郎情妾意，恩愛甜蜜，心裡也為他們高興。他想了想，問道：“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？”楊過深情地望着龍千薇：“龍兒，你認為呢？”龍千薇笑而不語，靜靜地看着楊過。楊過立即會意：“我們呀，還是找個深山老林，逍遙度日，此生相守，永不分離！只是龍兒現世的父親……”解語花掏出錢包，抽出一張信用卡，遞給楊過：“放心吧！龍叔那邊我會照顧的，不必擔心。這卡裡的錢應該足夠你們去中國任何一處地方了。拿去吧。祝你們恩恩愛愛，白首偕老。”楊過取過信用卡，拱手致謝，與龍千薇相伴離開了。

多年以後，解語花已成家立室，有了一個兒子。一天，解

語花與兒子到一處深山老林歷險。在一處平原上，父子倆躺下休息。突然，兒子拉着父親，小手一指，說：“爸爸！爸爸！你瞧，那山頂上有什麼呀？”解語花便向山頂一望，只見一抹灰色的身影和一抹白色的身影，緊緊相依，眺望遠方。解語花撫着兒子的頭答道：“可能是一對相愛的人，我所認識的“神鷗俠侶”吧！

而在那山頂上，楊過與的確跟他所愛的龍兒相擁而立，眺望遠方。幸福在他們的臉上蕩漾，如陽光般溫暖，永不逝去……